

程

尊拙堂文集後序



烏嘯世之有隆有汙也道之有
消有長也則君子小人之有進
有退而已矣表渭陽長孺先生
之為君子也班班可攷也而當

時後世不能無疑焉者三曰黨也偽也好名也烏嚅君子之不同於小人猶小人之不同於君子其為黨也不必疑也與其真為小人毋寧偽為君子其為偽

也不足疑也好名而脩身砥行宗正人講正學不好名則寡廉鮮耻趨衰徃征中垢其為好名也不妨於疑也今其遺言具在蒿目時事則執西鼎沸聲泪沈

瀾於紆上豈非真忠義公正發
憤則虬髯戟張肝膽輪困於行
間豈非真氣節至於門內之誼
三黨之感生歡死哀往往纏緜
悱惻躑躅啁啾豈非真孝友真

睦媼遇夫寸瑾之懷片芳之矢
表微闡幽往往睂舞肉飛淋漓
慷慨豈非真問學真文章故曰
先生之為君子也班班可攷也
而疑之者曰此亦所以為偽也

此亦所以為好名也烏噉夫人
之生也數十年立朝則蹇蹇諤
諤居鄉而矍矍皇皇其物也數
十年而誦其遺言如冷水澆背
陡然欲驚如赫日當頭恣然出
汗則亦可扶植經嘗干城名教
矣若且猶疑其偽猶疑其好名
則六籍四子盡不足信而周孔
曾史均之欺數盜竿而已矣其
為黨也又何辭哉又何辭哉余

曩輯邑乘首列諸名臣傳略有
云性似劊而敦彝倫顧獨摯任
近勇而視好爵顧獨輕疾惡若
仇而尤不屑於匪狂匪狷之鄉
愿植躬如嶽而終折節於欲殺

欲割之正人身在江湖而一飯
未嘗忘君父道雖偃蹇而風采
已足立柔頑可謂礪砢有正骨
之君子矣數語似於先生須眉
頗有三毫之益遺文若干卷向

从先表兄文玉玄亭蚤闕半豹
亟請公世大裨激揚文玉慎踰
數馬逡巡遜謝未遑今冢孫世
濬獨奮馬負荷割貲登梨詎伊
散逸是慮作求之志度越烏衣

巷中負矣願以時無玄晏屬余
瓦礫其後坡翁序范文正公集
曰八歲知敬愛公恨不識面若
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
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余生雖晚猶逮拜牀下茲效較
讐之役綴摠蠡測誠一幸也高
山景行先生而在執鞭欣慕復
奚疑

順治庚子且月初吉表甥金鏡

拜手題



跋

先王父氣節品行鄉有月旦國有信
史蓋棺論定應已久矣且非余小子
所敢置喙也維是遺藁之藏於家者
或存或亡其闕有間諸父咸鄭重不
欲輕出二慮不合時宜多為不知已
者詬厲故遲之又久會際滄桑江左

跋

喬木半淪榛蕪鄴架縹緗蕩為寒煙
算靄與通德樵車相躑躅者不知其
幾矣余小子實惴_二懼焉頭顱冉_二
踰壯而強闕鏡每驚潘生二毛繩武
之不能而隕越草莽以為詔謀羞手
澤之謂何宗公寧罔怨恫抑記有之
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
者君子之所耻也余小子伏思先王
父氣節品行或不藉文章以傳而即
文章之可傳者乃任其湮鬱而不光
即徵文獻者將安所裒諸爰蒐散佚
旁摭掛漏一_二就質於中表世父金
心氏汰其漫率訂其淆譌釐為一十

二卷敬壽劄劄緬自曾王父起家清白吏先王父通籍四十年服官不期月諸孫析箸產僅中人坐橐鳩梓捉襟肘見烏虜但使汗青勿泯洛誦有孫雖壘粥蕭然沒齒奚嘆獨代移事異東林先哲握手慷慨誼郁蘭茝者已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無從丐其華

袞以為玄晏頰仰歲寒松栢落二竊謂與其汎借未同毋寧愴懷來古則又余小子敦焉之愚而倘亦先王父翫麟之面目開卷若揭也夫又安知後五百年不自有子雲

順治庚子相月既望孫男世濬百拜

謹述

刻尊拙堂文集姓氏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表甥金鏡金心甫

全訂

後學蔣宗魯公胤甫

男丁琬

瑤全彙藏

琛

璠全編輯

冢孫世濬授梓

諸孫世鴻

景旦

景衡全校

尊拙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封事

國是隱憂疏

正人心息紛囂疏

實陳是非疏

申辨公道疏

乞致仕疏

再乞致仕疏

辨姚歸二科臣疏

擬辨門戶疏

卷之二

策

經權

經傳

水田

邊事

士風

災異

宗藩

理財
二道

河漕

募兵

清議

議

均田議啟王佑雲

荒政議上甘中丞

附或問

長興縣應議蠲停錢糧數

湖塘遺議

卷之三

文序

十三經解詁序

四書正刪正序

重刻左概序

刻南華經序

刻離騷經序

重刻道命錄序

楊貞復先生文集序

馮司成孤山集序

朱默石先生畊餘劄記序

顧季時小辨齋集序

徐隱君聲遠白毫集序

卜宗遠楚山堂藁序

王伯舉奏疏稿序

刻奏議序

理學臆言序

葬經翼序

醫案草序

先醒齋筆記序

選刻制菴序

彙刻顧涇陽先生時稭序

刻游肩生父母四書稿序

若下文社草序

韓求仲就正稿序

游戲草自序

先醒草自序

題先醒齋選義

題董然明靜嘯齋小草

題徐長源鄧尉山房看梅草

題潘叔獻評義杓

題沈季原課義

題段白仲鍾山草

題于申之近秬

題徐胤開咏史詩

題莫器長試卷

題品秬錄

題章敬明時義

題楊夷思懷師錄

題解荔篇

題相樂篇

題春雪堂草

曠澹齋題語

跋錢先生寄寓通客自誌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序

蔣氏重脩族譜序

新刻鑿例序

卷之四

贈序

賀侍御馬君六初三載考績序

贈郡侯杜太公祖實膺臬臺新命序

賀陳郡侯擢臬副飭兵江州序

賀州大夫鳴虬張父母榮膺臺薦序

送邑侯壇石熊父母入覲序

賀邑侯壇石熊父母考績奏最序

賀熊使君奏最寵膺綸綍序

贈邑侯瑗仲濮父母榮覲序

賀游父母三載奏最序

贈石父母覃恩三異序

贈施季泉神効序

壽序

壽趙儕鶴先生七十初度序

南臯鄒先生七十壽序

壽朱觀察適之年兄六表初度序

壽朱君采侍御六十序

壽張大夫獻父年兄六十序

壽陳志行先生八表序

壽顧仲先七十序

贈光祿吳初吳公七表序

沈太君七表初度序

壽楊太君八十初度序

壽玉川錢先生八表序

壽潤甫兄六十序

壽師母顧宜人七表初度序

壽馬太夫人七十序

壽朱太夫人七袞序

壽洪母程太宜人七十序

壽從祖母汪安人七十序

壽許司馬先生元配舒夫人八袞序

錢隱君啟元暨元配殷令人雙壽序

賀閔翁原魯暨元配臧孺人七十初度序

卷之五

詩

烈婦行

山中感懷

其二

春莫同馬惟任憩黃公澗

荏平酌馬中令墓

贈陳郡侯加秩再守吳興

前五君咏

許司馬孟中

沈司馬純父

王司空師古

趙少宰汝師

馮司成開之

冬日風雨過釣臺

琬兒冒雪南遊賦此壯之

其二

賦贈玉涵內兄曲塘新構

壽李文源翁

孟修丈七十初度賦贈

玉山道中卽景

贈劉刺史貽哲赴謫嶺南兼寄閩中同好

移竹

秋日聞廣寧圍急懷仲父叅軍老淚洸瀾情

見乎詞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贈韓求仲

解嘲

結夏城山李用父見訪分得四支

山居寫興

壽游肩生

贈韓求仲北上應試

壽范太蒙尊翁七十

述夢

有引

其二

自題小像

自哂

賦

鴻飛賦

碑記

重修儒學碑記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碑記

長興縣城樓重建漢壯繆侯關聖祠碑記

安吉州學田碑記

長興縣新建若溪書院田碑記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湖州府重建潮音橋碑記

重修吳興郡侯陳公筠塘生祠碑記

金父母去思碑記

鄧父母去思碑記

鄭博士禮教遺思碑記

長興縣新刻貞節碑記

周氏宗祠義田碑記

卷之六

傳

三太宰傳

明南京光祿少卿涇陽顧先生傳

觀察大夫吳公傳

明良二千石平山吳公傳

范太公小傳

桃源翁傳

張贈公翁媪傳

外父吳肖峰先生八十翁生傳

無辱居士生傳

康隱君傳

孝節傳

貞節傳

王孝子傳

李節婦費氏傳

卷之七

墓誌銘

湖廣都司斷事懷赤張公暨配嚴孺人墓誌銘

明故沔陽守恩例進階奉直大夫養晦吳公墓誌銘

明上林丞位宇臧公墓誌

外王父東山李翁墓誌銘

明孝子聲遠徐君墓誌銘

戈隱君文甫墓誌銘

明隱君張汝霽墓誌銘

思塘李翁暨元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

朱洪泉暨李孺人誌銘

建寧別駕于公元配敕贈安人吳氏墓誌銘
墓表

誥贈湖州府知府近竹陳翁元配封太恭人

杜氏墓表

明孝婦誥封太宜人洪母程氏墓表

阡雞籠山表

阡菱湖山表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靜之劉君墓碣

卷之八

行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魯卿朱公暨元配張

太孺人行狀

明敕贈文林郎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知縣永

年故處士趙公行狀

明故江西貴溪縣主簿玉川錢翁配張孺人

行狀

外母吳孺人行狀

大母吳太安人行狀

從父震濤公行狀

先大夫行實

附啟徐聲遠

敕封先妣李安人行狀

亡室臧氏小狀

姚烈婦周姑行狀

歸季思行畧

卷之九

尺牘 上

啟高存之 四首

與劉念臺 二首

啟趙儕鶴 三首

上葉相公啟 三首

啟朱文寧太史 二首

啟熊壇石 四首

啟馮先生

啟鄒南臯 二首

啟石楚陽 二首

與李懋明

啟周綿貞

與魏廓園

與文文起

謝潘昭度

復周寧宇 二首

啟錢繼脩 二首

啟孫藍石先生 二首

啟鮑衷素 二首

啟余父母 二首

復甘紫亭中丞

上王怙雲啟

啟錢塘聶明府

啟韓求仲 四首

卷之十

尺牘 下

啟陳弘宇公祖

寄徐奕開孝廉

啟黃庭翠

啟劉練江

東丁右武

啟嚴范先年兄

復周茂實吏部

啟章衡陽

啟姚笠川

啟閻公祖

啟丁敬宇中丞

啟王弘陽

復孟夙兄

啟段劉二黃門

再啟劉夢胥

復夏冲寰

啟范晞陽

啟陳思崗

啟吳中明

啟柳賡虞年兄

啟沈懷槎

啟陳楚老年伯

復李孟白方伯

啟吳白雪公祖

啟馮公祖文翁

啟游肩生父母

啟孟連洙中丞

啟太常胡慕東

啟史直指蓮勺

啟盛太史陽灣世兄

啟馬六初

啟李景渠

啟張從雲

啟郭中丞

啟邵府尊

啟何武峨

答徐胤開

啟王止老

啟周右華公祖

啟史鶴亭年伯

上劉李公啟

啟洪桂渚

復于中父

啟趙兵公

報顧沐之

報嚴心蘧晉江

與沈相如

為奕開啟當事

啟駱軋沙

京中報印渚叔

卷之十一

祭文

祭馮司成

祭顧涇陽先生

祭申少師

祭陸午峰先生

祭夏中丞仁寰先生

祭錢繼脩中丞

祭陳太僕赤石

祭鮑太僕

祭夏儀部冲寰兄

祭李司徒

祭朱君采祠部

祭李繼泉少府

祭王介夫年兄

祭年友顧季信

祭顧冲吾年兄

祭安小范年兄

祭黃聚川年兄

祭丁右武

祭沈繼山

祭劉靜之

祭陳黃門彝仲

祭黃門遂確齋

祭曹周翰哀詞

祭于中父

祭賀知恂

祭洪奉常

祭沈孝通

祭奉常顧襟宇

祭姚苕書光祿

祭余支山

祭康孟脩

祭劉光祿本儒

祭臧敬伯兄

祭石令君

祭徐聲遠

哭王弘陽

啟王鏡宇公祖泉臺

祭劉靜之母王太夫人

祭陳母杜太君

祭馬惟任太夫人

祭姚叔度夫人

祭王淡生母夫人

祭范宜人

祭吳子徃母夫人

祭畢母孫太恭人

祭許太夫人

卷之十二

雜著

瀧園記

端硯記

鐘硯銘

跛硯銘

刀櫝銘

東銘

西銘

避亂五箴

一廣慈

一習勞

一甘苦

一挹損

一密藏

扇戶約

重修吳山寺募緣疏

故太守嚴公一淳助葬疏

築灰格法

客難

野謔一

野謔二

野謔三

題印指

陳筠塘像贊

自題小像

諭蔣氏通族文

附錄

壽丁儀部長孺丈六十序

高攀龍

壽長孺先生六表詩

范鳳翼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慎所丁公墓誌

銘

朱國禎

皇明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劉宗周

祭丁慎所文

高攀龍

目錄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一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封事

國是隱憂疏

中書舍人臣丁元薦奏為國事日非隱憂可懼懇乞
聖明亟圖更化奮肅乾綱以光中興事臣讀漢臣賈
誼云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天災
人困綱頽紐解外多勅敵內乏重臣岌岌乎燎原之

勢已而舉朝寢處其中諭諭訛訛咎曲突徙薪爲過
激此尤臣所痛哭流涕者也臣竊妄計今之事勢可
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藥者二請爲陛
下舉其狀治世之民安以樂亂世之民愁以怨未有
人心不安可共天下者至今日而民愁苦極矣江南
自十五年以來十室九空江北數千里一望俱壑
皮草根不充枵腹賣男鬻女僵仆道路近聞河南人
相食矣當此時而欲禁之不爲盜慈父不能行于其

子去歲閏十一月十九日病痊刑部進士史彌行至
徐州道遇兇徒四五百人白日操戈嘯聚黃山間之
云饑民也而有司不爲處置撫按不爲上聞夫議蠲
議賑臺省部院之條奏明旨所申勅恩與法幾兩窮
而土崩之勢漸成救荒之効未睹此其故何也臣嘗
反覆籌之以爲今之南北但得才誠兩合之士如古
富弼張詠朱熹其人卽不能而如周忱之於江南蔣
瑤之於揚州徐九思之於句容假以便宜令其因病

立方隨時消息民困庶可少甦今不聞用某人而但云設某法築舍未成而溝瘠不可復起嘯聚之衆忽焉橫行試度傾廩發倉之費與軍興調遣難易幾何臣所寒心者一鄉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日四五上夫祖宗立法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按籍而患其寡一變于浙江再變于鄖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陳州驕

惰之卒脫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衆臣愚以爲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譚韜畧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而坐銷其快快無忌憚之心况我嘉師誰不感奮願効天下未嘗乏人正不屑束濕文罔俛首于腐儒債帥之門

也今內不擇本兵外不擇大帥而嗷嗷練兵何濟于用卽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下衛所坐糜徒有空名關陝重地一遇敵騎則弓矢器械亦且束手遼左之帥饑寒疲困急之直欲走叛由今之道計不終日幸而支吾終成首尾倒置之禍何者外重而內輕枝冗而本枯士氣靡于文法壯夫憤于肉食形見勢極莫可誰何臣所寒心者二邊事自互市以來武備久弛人心玩愒方其初議不過借此羈縻修我內政然

彼飽我饑每一大入輒重賂而去至鄭洛而邊境若掃矣不意宋應昌襲其故智于倭也彼其奉命提師止以救朝鮮爲名不聞封貢近據王兵者敘功之疏卽言言皆核而斬獲首級與殺傷將士勝負亦僅相當釜山之退因頭目相猜抑且啗我重賂非敗奔也非誠服也胡然而請封請貢若果稽顙闕下臣恐中國之禍方始何者封貢者和市之別名也割已腴之膏血啗無饜之餒虎中國益虛假納款之虛聲灰積

衰之士氣沿海益無備彼日以通貢之使覘我虛實
度我形勢一旦聲東擊西分道而寇俄而泊淮安俄
而迫登萊俄而閩浙俄而蘇松東西牽制首尾不支
餉道絕而南北分中原之盜與西北之釁相乘而起
不三月而京師坐困豈必抄掠天津方稱門庭之寇
哉說者藉口世廟臣謂世廟東南之患正釀于此自
胡宗憲殲其渠帥而三十年間民有寧宇則用兵之
効也嗟乎堂堂天朝赫赫明德陛下擁全盛之輿圖

席累世之洪業二三大臣不能延攬英賢訓兵講武
一則曰互市再則曰和親太倉歲入幾何堪此二蠹
消邊臣之志辱中國之體長奸雄之心重蕭牆之禍
豈舉朝皆婦人耶臣所寒心者三高帝嘗曰治天下
者不盡人財則有餘財治國之道藏富于民勅戶部
毋聚歛以傷國體大哉王言萬世永鑒當時征討不
遑而蠲卹屢下司農未聞有告乏者也陛下勅羣臣
講求理財之說臣以爲國用所由不充非取之尚有

遺也內蓄而不散則上壅外注而不已則下耗積之
空虛無用乾沒于不經之費暴殄于無賴少年直與
瓦礫等凡百姓所爲稼穡拮据與有司之敲朴箕歛
其艱難情狀陛下無由知也近者戍墨吏禁餽遺明
旨惓惓臣竊仰見聖意然歲例銀兩之屢增金寶珠
石之頻促雖以諸臣哀懇曾不少貸則司農少府之
持籌而歎閭閻瑣尾之仰天而號其迫切情狀陛下
且疑而不信夫使民窮而陛下不知力詘而陛下不

信當事諸臣之罪也剗肉以充腹去皮以傅毛瓊林
大盈殷鑒可畏臣所浩歎者一賞罰者馭世之大權
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唐虞無以化天下然賞罰不
當始于功罪不明功罪不明始于欺罔者衆今重失
事之誅輕蒙蔽之罪是以債帥乘機務爲與主近聞
東師失律所在抄掠朝鮮毒我滋甚碧蹄大敗川兵
盡殲提督膽落于王京經畧魂消于海上是以借沈
惟敬之舌爲竣事之圖此其狼狽道路知之所不知

者陛下與二三大臣耳魏學曾力排和議志在滅賊
間關血戰垂成而緹騎下矣一則以功獲罪一將化
罪爲功其故不可知也蓋中原財賦輦而之九邊九
邊之士曾不得一飽復輦而之長安中貴人此李氏
父子熟徑也煬竊蔽日僥倖生心一旦僨事誰執其
咎臣所浩歎者二公議在天下如元氣在一身壅而
不流則病是以聖王導之使言非謂言之盡當要使
元氣宣鬯耳建言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王如堅薛

敷教孟養浩萬國欽李沂孫如法等前後六十餘人
孤忠直節良自表表間有隨聲附和者較之蠅營狗
苟輩不徑庭哉貶謫不已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至于
禁錮禁錮不已至于廷杖而士氣索然矣公議痛惜
以爲方隅多故時歎乏才落落晨星忍盡一網是以
委曲推用而陛下輒坐以黨夫人懷富貴之心上不
逢迎天子下不趨附宰相乃援竄逐孤臣自爲羽翼
博虛名而賈實禍愚者不爲且黨之一言小人所借

以空人國者也而陛下以之自空其國何歟今孫鑰
李世達趙用賢去矣李楨孫丕揚顧憲成許弘綱引
疾矣吏部尚書陳有年陛下召之留都必以其人可
信也推一李懋檜不允推一湯顯祖不允正推曾乾
亨至再不允豈陛下以有年爲黨歟不知諸臣之得
罪于陛下抑有故歟臣竊有憂焉自古好察之主剛
斷之君其於賢奸非不注意威權非不自持然而巧
者往往因緣左右乘間抵隙以激主怒毛摘瑕舉以
疑上心令言者一觸而禍不可解竊太阿而奪之柄
日剗刃于正人而人主不知也甚者陽有所救陰有
所中過歸人主而權臣享其名而天下不知也壬午
以前腹心肘腋之間有所肆而不復顧公爲之而公
知之陛下所痛恨丁亥以後機局屢變術愈巧而愈
不測顛倒翻覆黑白淆亂陛下所不及知也不可不
察也臣所浩歎者三書稱和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今朝廷之上日聚訟而攻擊則是非淆而客氣勝也

蓋公臧否于國人權不必自我握借水火以相濟見不必自我同古大臣立身於是非毀譽外故能虛而持衡國家罷丞相府設大學士正虛而持衡之官也元輔王錫爵直坐其身於是非毀譽中矣一出而杖饒伸再出而逐趙南星等其心已不白于天下故有謂其不知人者有謂其不能容物者有謂其陰陽剛柔互用不測者有謂其違毋命而出爲有所迫者有謂其心本無他爲子衡所悞者有謂泰交一䟽卒自

矛盾者有謂其吳趙楊鄭之事快意于鵠蚌之爭者下不勝形影之疑上不勝睚眦之憤疑憤交積機械橫生顧盼悉成吳越荃蕀幾于易臭小人乘之而朝廷多事矣夫平心定氣斷斷休休令誠意久而自孚者上臣之懿矩也勢成于騎虎事激而操戈恒物之極致也二者輔臣何居焉出此入彼反覆手間不惟自悞且以悞國臣所浩歎者四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

不務實政而哆空譚不惜當局之人而恣傍觀之口
屯田馬政鹽法河工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
卽任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闢
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
効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軍忽設一提督調遣
紛紜雌黃交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
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
臣所浩歎者五青衿者朝廷儲爲異日之用者也士

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
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
講張爲幻則藩臬之長降階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
與諸生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爾汝家僕
可以僂辱夫使士而含垢忍耻等于凡庸于國家奚
賴又或覲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耻此兩者責在
乎師儒也一省三譁一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
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

婦未有不處子而婦良者轉移更化上關國脉下係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臣所浩歎者六書稱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賞延于世罰不及嗣厚之至也朝廷扼腕譚疆場之務則曰任事者少然罰重賞輕任事之臣退矣擊節而思忠義則曰偷生者多然厚誅不死薄賞守節好名之夫去矣英廟北狩于謙挈社稷而還之功成身死後嗣不得享茅土之封胡宗憲保障江南賞未酬勞益死廷尉迄今易名之典缺如此

壯士負戟而歎者也茲并魏學曾三矣革除死節諸臣不吝九族以報故主高帝忠臣哉文帝亦云練子寧在吾亦用之夫人臣爲國受赤族之慘不獲載之祀典光之史冊千古遺恨二百年來士氣日衰邊功日少機實由此陛下不急爲風勵袞顯示大信鼓以微權卽日逮督臣日誅穆來輔等而觀望異愞之徒方軌而出誰與共天下臣所浩歎者七祖宗陳紀立綱指臂相使故精神流貫大小相維故法度嚴肅今

上有蕭然不可行之法下有囂然不安其分之意陛下飭守令吏弊如故清錢糧夙逋如故閱武備虛伍如故禁盜賊失事如故興河功决裂如故嚴科貢弊竇如故舉纖毫之事朝廷無以行之幾病鬲矣最可恨者陛下發帑金賑江南民銖兩未沾也給事中楊文舉敢饗饗宴會司道守令各以其餽之厚薄爲舉劾揚揚得志滿載而歸何異剽餓殍而奪之食哉無何儼然首吏垣矣江南之人至今欲籍其家食其肉

而止于免官則三尺爲虛具戍卒可以戕主帥士子可以辱有司部民可以訐父母僕隸可以凌主人舉市井小兒皆傲然思有所逞猶可諉曰無知最可笑者鄭材以統袴子挾仇忿爭意在李世達耳無故辱其堂官楊應宿攘臂和之君父之前恣睢嫚罵若不知有朝廷法所謂無禮于其君高帝所必誅者也罰未盡辜先以高攀龍謝之則萬世無清議孟軻氏憂人心陷溺等之湯湯洪水今之人心茅靡極矣轉盼

嘉隆頓成升降之會蓋昔之人心厚而直今之人心刻而巧昔之人心敢于爲善今之人心敢于爲不善昔之人心瑰意琦行惟恐人知今之人心小廉曲謹惟恐人不知昔之人心亢顏譏刺常有含覆不忍盡之意今之人心好語揚善常寓不滿之詞昔之人心常自見所短今之人心常自見所長昔之人心浮薄傾險在脣吻今之人心謹愿老成時多變態乍陰乍陽如鬼如魅管子謂禮義廉耻爲四維即使人人知

耻猶可少維其三而亦漸漸滅此世道愈趨而愈下也之二者其漸也不知所以積其流也不知所以止始于濫觴卒至滔天庸愚以爲固然而有識者所深憂而却顧臣故曰坐視而不可藥者二紀綱人心是也昔高帝櫛風沐雨百戰有天下及其既定抑且宵衣旰食問民疾苦親賢納諫訪求治理翫法者貴近必誅盡職者縣佐小吏特遣行人慰勞內無寵倖外無鬻權廩廩者三十餘年列聖相承以貽陛下艱難

勤苦之業良非快心適意之資萬曆十年間陛下庶政躬裁權奸竄伏徒步郊禱加意黎元天下喁喁相望謂太平可待邇來稍稍廢懈朝講之典久缺郊廟之祀不親時勢艱危堂陛懸隔陛下豈謂萬幾可以中央一人不妨卧理獨不思九閭遼絕百務陵遲大臣之忠邪何由而知庶寮之是非何由而定啓左右壅蔽之漸失朝野仰望之心平時且不可而況今日蓋今之人心不大有所轉移則耳目不易耳目不易

則百年相沿之習必不可以一朝而變今之紀綱不大有所振刷則神氣不奮神氣不奮則旦夕待舉之政必不可以空文而行精神指顧全在陛下諒非深居高拱所能坐理者也伏乞陛下念祖業艱難思時事孔亟夙興夜寐法祖敬天郊祭必躬朝講時御需然發明詔與天下更始以親賢人爲首圖固邦本爲長策重守令之選緩征求之令絕封貢之議核功罪之實舉忠讜之士重樞筦之託謹持三尺以肅紀綱

而陰以鼓舞數十年靡靡之人心神流氣鬯令天下
改觀易慮以象上指而又時勅輔臣以開誠布公責
內外諸臣以各修職業要之于持大體尊朝廷修實
政省煩詞則精誠流貫上下泰交何災不弭何亂不
戢何政不行何弊不止是在陛下反掌間何憚而不
爲耶臣通籍九年拜官一月非不知蹇蹇爲患出位
干誅顧天下治亂社稷安危其機間不容髮君相能
奮然改圖則轉危爲安消沴爲福因循故轍則重不

可返窮而必變及今改圖其難十九失今不圖其難
百倍及今改圖則補漏救偏尚可支目前之患失今
不圖則事變橫生必有不及爲之悔此其故一庸人
能辨已而在事者方且泄泄苟安間抱杞憂亦未睹
天下之全局使臣逡巡畏縮曰姑且有待卷舌取容
曰徒激無益國家之事將聽其自壞而已矣仰負世
恩下玷清史臣竊耻之是以不避斧鉞上塵睿覽伏
乞陛下稍加裁察儻以臣言爲謬乞下臣疏于閣部

十年之間有一語不効願懸首國門以謝當事諸臣
臣九死不悔謹具本實封親賚以聞臣不任隕越待
命之至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日

正人心息紛囂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謹奏爲憲臣持議
當堅奸黨邪謀宜破懇乞聖明洞燭亂本力奮乾剛
以正人心以息紛囂事臣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至
今日官邪極矣譱詠之口憺於酷吏多岐之徑焚如

亂絲天子孤立於上正人竄伏在野識者咸懷杞憂
莫知所措臣三月入都見察疏甫上衆喙嗷嗷竊心
訝之不敢妄爲左右袒已于局外虛中靜觀稍窺端
倪亡何主事秦聚奎疏至矣大指爲被察七人發憤
爾而申之曰數臣不能無罪也一言蔽之矣而又坐
主察者以各有所爲夫藉口自解人人各有爲也必
部院不處一人而後可饜人人之心而杜其口則察
典廢此非公評可知也已而臺省疏辨矣副都御史

許弘綱與太宰孫丕揚各疏辨矣俞旨未下弘綱再
上催疏矣七臣仍原擬聚奎從寬處分局且結矣弘
綱近復有疏以目前大典異日公評立論長安中藉
藉生疑臣取弘綱諸疏細閱之一則曰今次會同原
無同異止稍稍費商確一則曰協力同心其心事似
無可疑者况弘綱夙負時望丕揚拔之謫籍委以重
任必無不可盡之言或云奸人四布流言多方鼓煽
弘綱過爲寬解刻意調停豈調停不得遂思弛擔以

謝諸臣抑其苦心與弘綱智人也其說宜不輕發臣
以爲此國是攸繫人心世道視以轉移不得不爲陛
下一別白之臣請先破邪謀然後可以定公評散黨
勢言黨必推本沈一貫論者曰一貫去久可以無苛
求矣臣曰一貫未嘗去也彼自知罪狀必不容于天
下惟恐沈鯉郭正域召用引繩批根之士承其後則
一貫首領不保子孫是憂故直以衣鉢授顧天竣紅
廟歃血之盟首發之者弘綱也天竣敗轉屬湯賓尹

而賓尹之謀又下矣陰結王之頑李成梁爲內援陽
結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張嘉言爲外援招誘朋徒
日夕蠅營羽翼已成乃求一深中假愿者爲盟主自
謂三窟固矣獨計能窺其隱而力折之者清議諸臣
也諸奸思爲一網計而苦于無隙借顧憲成之書以
發難借孫丕揚以爲名一二年間飛矢集于中林駭
機徧於原野士大夫咸囂囂有不欲自安其位之意
而又惴惴有不能各安其位之意以小人附君子卽

批亢擣虛于君子以小人攻君子卽假道抽戈于君
子妖書而後此一段風波誰爲作俑其朋謀天下所
知也鴟張狐狡目無朝廷國縉一御史爾何以斃周
遊擊杖下不賭高帝令甲乎田元德殺人漏網原告
反戍奇寃也國縉唾罵徐大化是矣二十萬金之賄
分輒含糊成案大化不吐實于廷尉之駁乎債帥可
以義父稱豸繡可以權門鷹犬市妻兄之過付同官
之要脅中外耳目可蔽乎國縉之浮躁弘綱所開縱

乎在乎制科之典程敏政不以唐寅貸也湯賓尹能
借一天子門生以盡拚他醜乎吳道南之號簿王圖
之後序可滅乎放榜後千萬人口語徧滿長安流布
海內可抹殺乎壬午而後凡以科場挂吏議者皆終
身廢錮非近案乎紹徽利周孔教六十金之餽主考
之舟可夜泊乎先達溫純可借爲贄乎書齋寶玩不
咋舌于同鄉之窺視乎直指進退出入可自由乎至
尊之前可恣睢嫚罵乎咒詛有律說謊有禁應甲敢

橫行無忌乎口藉節省之名橐中裝可飽乎嘉言不
畏僚案指視乎諸人罪狀輿廝市兒皆能口之臣不
必盡言總斷之曰奸黨故今日大計不爲六年了局
而爲四明結未成之案爲太原而後斬二十餘年衣
鉢而斷其將絕未絕之脉其功甚大其心獨苦臣故
曰先破奸謀然後可以定公評公評在目前不在異
日也先破奸謀然後可以散黨勢奸謀破黨勢立散
無二法也弘綱昔長吏垣繼尹京兆皆不附權相風

節耿耿其進退前却不待再計而直爲此過慮者何有所避爾臣以爲弘綱不必避也說者曰沈思孝勁節清標久不推用東林諸臣幾入訪單天下皆以爲疑而崑宣之黨獨攘臂稱快快其計之行也當大計時王三善染指楚獄焉而免陳儒厚橐于盜賊焉而免劉道隆逐趙南星焉而免何以謝段然劉時俊也至如喬應甲者張皇縮胸于一貫宜以罷軟論狂吠詛罵于同袍宜以浮躁論汗鱗清流之歐陽東鳳裝

匿名帖以傾侃直之朱吾弼良心喪盡無復人理乃僅推年例何以謝王元翰乎天下又以爲疑而聚奎所不平不在此臣嘗爲之說曰今日丕揚所察之人卽去歲巧簸是非以誤丕揚之人今日暗攻丕揚之人卽去歲借丕揚以快私意之人情狀不待辨而明故臣直以爲弘綱不必避也雖然外論洶洶未已始于觀望者之相持其所以相持又崑宣之黨巧爲構而天下不知也弘綱抑未之察乎請言其狀昔天堦

膽落請劍之段劉其徒乞援于沈思孝而不應張疑
兵于劉承禧以間東林而不應已又激秦人以怒思
孝令其急而不暇察勢必合黨崑山而思孝終不應
謀敗又諱崑宣駕言思孝臣以爲攻思孝者卽崑宣
請以一言決之爲思孝上書者一顧憲成爾百計攻
憲成者浙人爲首臣故曰巧于攻思孝者崑宣之黨
也天竣之委命一貫朝與錢夢臯康丕揚托肺腑夕
忽與郭正域通殷勤使正域而非正人也則可正域

而誠正人也何至舍九死不二之于玉立信一詐降
之天竣哉救天竣者乞哀楚人以誑正域又妄援正
域以疑秦人秦楚二必兩敗而向所爲盟主者徐牧
漁人之利而四明之禍可坐消是舉秦楚吳越咸在
崑宣術中臣故曰先破邪謀則黨勢立散臣十五年
罪廢孤跡無黨者也無黨故可以直言無諱雖然臣
少壯登朝白首執戟寧不知三緘可以浮沉居恒念
天下大患如天變民窮邊防外釁內外積儲皇太子

之講學齊晉之旱魃可爲寒心蒿目者其勢孔棘舍此不言而自驅而納之少年機阱中哉邪正勢不並立雌黃久已淆亂假令顧天峻湯賓尹之罪案可反必不以沈鯉郭正域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等爲君子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之罪案可反必不以朱吾弼毆陽東鳳王基洪陳嘉訓遂中立劉永澄吳正志宋燾等爲君子卽今應甲以外轉怨望咆哮數千萬言其意不在李三才在東林

諸臣東林諸臣必不屑與較曲直而四維委棄士氣日消臣所爲寒心蒿目者縱令龍比矢謨賈陸借箸不能爲宗社計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近日怡神殿災九廟且再三示警矣陛下幸卽檢發察䟽特勅閣銓明示內外臣工以君子小人定分必不淆于譎訛之口詿誤者一切許其自新開以蕩平正直之路詔下三日而海內不改觀元氣不轉動者未之有也臣昔爲中書舍人嘗上封事萬言期以十年不効其受出

位之誅芻蕘偶中陛下召臣田間不次超擢臣區區之懷矢以此報恩萬一計今所言不能十年待矣陛下亟下臣疏于閣部請以三年爲期臣言幸而不効臣永錮丘壑沒齒不恨不幸臣言而中卽齏粉此輩國事必有不及追之悔豈臣子所忍冀哉豈臣子所忍冀哉臣言及此涕泗交頤肝膽迸裂臣無任激切虔懇待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日

實陳是非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國是愈棼邪謀轉熾敬陳是非之實以祈聖斷事臣前月見浮議紛還共撓察典義激公憤直言亡諱而給事朱一桂周永春御史徐兆魁競起攻臣臣一切不辨蓋巧附者必不觸臺省之怒來關弓之疑必不託將去之太宰砮射之詞臣臣疏與史記事蹊徑各別不待智者而知卽妄加附秦之名臣不受也亡何南臺省高節王萬祚等與刑科給事中彭惟成疏踵至矣一則詆臣

顛倒是非一則申奏聚奎之說爲被察諸臣翻局而
未並譏刺講學以撼東林夫考察朝廷大典也是非
天下公論也所係不在臣一身在世道臣請有以折
之而陛下試垂聽焉一日剖真心方秦聚奎爲七人
不平其氣甚銳嗣後救者煩興忽減而四而三至姚
宗文則王紹徽一人止矣此其黨自具公案也及紹
徽所藉口不過曰我不附秦方其蟻聚梟張之日四
款得計之初座師密友陰挑陽擊恣意橫行奸謀敗

而秦人不收復狡焉反噬試思王寶坻之不發于外
計而發于內計者何也王圖可假爲援因父而庇其
子王圖可借以他贄因子而孥其父肺肝種種託出
卽諸臣能代爲解乎二曰覈名實諸臣之呶呶以私
單然百單不若侍郎吳道南之號簿徐鑾之底冊刑
部大理銀庫之卷案通國之口碑可據也賓尹旣以
科場爲壟斷又借職方爲外府國縉逞其勢力更肆
鯨吞四總兵之推十二將官之缺各得數萬金鑾去

而飽橐者無厚顏乎紹徽自負皎皎而徐世寧之金珠暗受草料之二萬金不發世寧至扭伊弟紹祖倒賊商人一一可問巡青京糧放二十九萬八千有奇各扣常例屈于管庫者之面折輿皂共哂然止曰貪爾國緡杖殺大使嚴體信緣債家百金受鄭姓私囑殺人生毋以滅口天理王法漸滅盡矣應甲與國緡同調亦頓足于田元德之獄其良心似應未死然叫噪無忌憚敢于汗巖清流又何忍也罪狀暴著百喙

難掩彼諛訛者徒足張其醜于天下爾三日重大體國家之有內外計猶科貢之有鄉會舉一成不變者也中間豈能盡慊人意論其大體而止此法也亦勢也庚戌會試後人言洶洶極矣諸臣共聞且見何不冉請會試歟今有人焉根株科場情弊舉朝必以爲刻爲生事何獨求多于已定之大計與改正之語幾說夢矣况惟成知會典有卽便論辯之例俞旨未下聚奎未處之先亟宜力爲別白何觀望至今歟諸臣

爲同官同好聲勢相倚非勝心未化卽門戶難割彼
此噂喑庶幾一逞私情洵厚矣曾爲國家一顧大體
與藩臬非遷謫之官歷階而上前途未艾猶且疾首
相譁彼起廢之臣身未離丘壑何獨苛求不餘遺力
與四日平物情夫公論無日不在天下彼狂逞者始
亦自以爲公也勢去事定而後公論出乃知向者之
非欲改圖無由卒抱恨千古何者毀譽利害奪之也
諸臣試于局外平心諦觀日均太宰爾何以忽公清

忽老諄均私書爾何以一爲有一爲無自請太僕者
見謂老成白首巖棲何以躁競賊私狼藉駕言妬口
筋躬厲俗何以日傳食甘心鷹犬者蹇諤自標清修
夸節何以呼賊呼鬼靜夜虛中易地而思之未有不
爽然若失者也五日端學脉蓋兆魁之貶楊時詆吳
與弼朱一桂高節等之譏東林彼未知學無足怪者
彭惟成自以豫章道學之宗而認湯劉王喬爲君子
則世間何者爲小人沈一貫之駢僂楚宗也王三善

附理官後借高帝子孫快權門私憤卷在法司一一
可按使其止爲利猶可言也不然真奸黨矣惟誠不
爲九廟發憤敢爲三善解嘲臣又奚暇與之品顧憲
成哉大都銓司而不肯阿徇宰相此真氣節講學而
不墮闖然媚世之鄉愿此真學術憲成得罪坐此惟
成狀貌恂恂長者臣亦心敬之不意其臧否頗謬曾
亦就正于其鄉之賢者與抑別有衣鉢歟不然不明
邪正而辨真僞世無此理臣所謂端學脉不爲惟成

惜爲豫章諸臣惜也臣秉性簡伉孤立寡諸少年觸
迂權貴四月閒曹旋罹計籍頃者服官二十餘日狂
態勃發矢百折不回之氣當四面受敵之衝聞賓尹
門人有捏私單構臣于其黨者臣卽得罪歸我十五
年邁軸初願慊矣多口不足爲臣動籍名僞學不足
爲臣辱區區寸心惟人懷交亂之憂國深空虛之嘆
令天下士大夫而皆以建言講學輕去國而不出山
爲悞大亂之道也陛下幸簡發諸臣之疏并臣二疏

蚤下閣部會同九卿科道公勘持清議以肅官常按
祖制以申大典臣卽高蹈東海以謝諸臣死有餘芬
又何必嗷嗷競曲直于眉睫哉臣無任隕越待命之
至 萬曆三十九年 月日

申辨公道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衆口求勝不已
再披微誠以存公道事臣抵任以來兩疏別白邪正
刑科給事彭惟成連章橫詆朱一桂等和之坐臣附

秦冀以箝臣之口臣于秦何附耶臣曩在山中反覆
邸報知湯賓尹決裂科場肆行賄賂喬應甲王紹徽
劉國縉合謀彈射傾害正人抹殺數十年清議臣鬱
積公憤無由一破邪說比入都見秦聚奎首亂黑白
阻撓計典臣一疏再疏猶然山中初心爾祇爲國是
何知有秦諸臣自謂不附秦矣而甲曰公清乙曰正
直甲曰衡鑑乙曰純臣奏牘紛紛頌不容口國士之
感自揣何由臣所不解也旣謂東林與考察原不相

蒙又云顧憲成等遙制察典一事自相矛盾臣所不解也君子小人自有定衡殺烈婦賣進士者可爲君子貪至數十萬殺人如草菅狂呼叱咤于至尊之前者皆可爲真君子噫何君子多且易也蓋惟成所攻之銓部爲毛一瓚林學曾則所掾之銓部宜爲王三善文立縉所攻之詞林爲方從哲陶望齡則所掾之詞林宜爲顧天竣湯賓尹如是而曰臣顛倒是非臣所不解也夫比肩事主均王臣爾臺省而欲庇其座

師則座師欲庇其同門則同門他曹不曰巧附輒曰狂逞舉通國公論必盡歸依臺省所謂臺省者又必盡聽約束于惟成等數人亡論天下人不服卽臺省中亦未必人人心服也嗟乎是非天下之是非也臺省之重以人不以權以理不以勢以正不以衆看詳章奏矣天下又有議看詳者叅駁章奏矣天下又有議叅駁者乙巳大察錢夢臯張似渠等亦扯郭正域以撼溫純楊時喬謂其借楚事處人也而倡調停之

說者云溫純楊時喬宜並去楊應文姚文蔚陳治則
康丕揚等佐之囂然自以爲公論由今觀之公乎私
乎卽臣以四月中書迂權被察家食十餘年諸臣尚
以臣不赴部再遷爲捷徑獨不能爲其黨需忍旦夕
待公論之定歟軍政之旨屢催不下舉朝惶惶王之
禎求一改正不可得惟成豈欲爲之禎作備故倡此
說與賓尹門人捏臣私單長安喧傳已久山人狎客
聚族而謀其所臚列臣止此乎噫亦窮矣臣父葬地

買祭酒馮夢禎者也且墓木拱矣若乃爲湖濱逐巨
寇爲蔣侍郎義贖賜坐撫孤弟也而云醜叔扶弱叔
也而云奪產宗族鄉閭之口能盡反乎陳幼學旣係
賢守何至爲人悞乎嗟嗟知貢舉之號簿三法司之
成案巡青之印冊職方之底簿功司之揭帖一一欲
銷滅付之莫須有乃借影響虛詞加臣哉諸臣自顧
平生豈能盡可人聽臣若舉以相訐類賈豎爭口語
兒女子勃礫臣不屑也諸臣又謂臣賣友臣未嘗借

于玉立手書以媚權黨有何負心不能歸見江東父
老張養正之劾沈孚先指爲臣嗾則南臺省劾臣者
又誰嗾歟臣初出山愛臣者囑臣靜默謂可立需華
要臣傲然守其故我以十五年孤蹤其爲射的語有
之獨退反成怒臣之謂矣臣一身不足惜所關國紀
士風甚大臣更不憚再三之瀆仰干廷議惟陛下檢
發前後諸疏凡有關計典者盡勅在廷諸臣從公勘
議臣卽長往丘壑不恨臣無任隕越虔懇之至

萬曆三十

九年
月日

乞致仕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乞恩致仕以全
初志事臣叨中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丁憂延至二
十一年十二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年大計以浮躁
聽降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按察司知事隨陞今
職至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因主事秦聚奎疏撓
察典臣懼國是溷淆于四月二十一日冒昧直言南

北臺省連章排詆臣又不揆時勢兩具疏申辨伏念
臣迂癡寡諧少無宦情戇口招尤老堅傲骨荷陛下
不次之擢豈微臣獨往之秋拜命幾一載始入長安
就列未三月輒滋煩瀆矢孤悰而蹇蹇觸時忌以斷
斷寧期爭勝于目前但存公案于青史初心不爽分
義自安臣之當去一也三公不易介士之風可師一
辭而退先民之程具在與其違心九列不若直道三
褫臣之當去二也出山者方爲當路側目而臣適前

驅繒弋益波及于邁軸巖棲者方以時局戒心而臣
先覆轍考槃更永矢于歎歌臣之不可不去三也昔
先臣莊景以久廢召用偃蹇郎署數月引疾歸臣何
人斯妄希景萬一然世方競進如不及類逐什一之
趨市而陛下多慎重利弗予若弄小兒以嚼飴苟借
臣以此冥飛之鴻臣亦妄自託以免弋人之慕是陛
下所以曲成臣者恩逾渥而臣所以自全者道更善
伏乞勅下吏部准臣致仕臣卽沒齒丘園狗馬之報

世世弗諼已臣無任隕越虔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日

再乞致仕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臣丁元薦爲再懇天恩俯容
休致事臣于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具疏乞休候命浹
旬未蒙俞允明旨甚嚴其敢悻悻自干罪譴一曹郎
去留何足關朝廷輕重而煩喋瑣瀆臣更懼焉雖然
陛下擢臣于十二年罪廢之餘臣所以砥礪矢報者
不敢妄自菲薄後于常人聞之先臣庭訓立朝之義

廉耻爲重爵祿爲輕苟溷于不進不退之間耻同市
朝之撻顧大義謂何不以秩之崇卑較論也臣碌碌
冷曹無埋輪請劍之責不量而有其心非彈冠振衣
之時不幸而有其跡屢以戇口召侮復難覩顏就列
卽今持介石之堅已愧先幾色舉若更圖苟安之計
益非獨立初衷揆之分義有斷斷乎不容暫留者伏
乞卽勅吏部准令致仕則臣志以安而陛下終始曲
全之恩與天地同高厚矣臣不任虔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

辨姚歸二科臣疏

言官結黨欺君紊亂朝政懇乞聖明速彰乾斷以尊
主權以振頹綱事臣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場弊
久明狡謀翻案疏末有楚宗寃繫既釋首事羅織之
刑官悍然以功郎推是目無高皇列聖表章六經河
南試錄公然謂六經亂天下有餘是目無孔子等語
踈逃孤悰竊比不敢不告之義以補臺省之闕科臣
姚若水翻代王三善周士顯飾辨攻臣至今年四月

科臣歸子顧又詆臣借題發難嗟乎二臣職司封駁
向同寒蟬抱葉絕無建明一旦規避年例輒敢顛倒
是非曾不思宇宙大變更孰有慘于駢僂高帝子孫
及詆毀孔子六經者乎卒以銓省比周了無顧忌天
地易常白日幾晦人臣可以懷二心學者可以畔師
說大明律可焚尊經閣可廢衣冠可以毀裂臣誓已
塞兌展轉數月請劍之心勃勃不能已敢再申前說
與天下萬世共質之可乎若水之言曰當年推勘楚

獄主持有撫按有二司豈理刑一手一足之力臣請問若水理官所職何事大明律一款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楚獄一案造意者沈一貫梁雲龍吳楷謂三善非從而加功可乎張居正用胡禎殺諸生吳士期加功者同知龍宗武推官史元熙用王宗載陳世寶戊御史劉臺加功者推官陳紳用勞堪殺侍郎洪朝選加功者知縣金枝宗武戊陳紳史元熙金枝謫若水等不聞

之乎辛亥計後三善抱頭鼠竄潘之祥以舊楚令言楚事甚晰持議甚正未幾之祥例轉三善儼焉考功矣承天當日地震郭正域九原幽憤當事者不一動念與抑別有所護故等高帝子孫于草菅又或有所用於三善三善急自效故不暇爲公論計與若水等以攻三善爲臣罪敢以楚宗駢僂爲不寃明旨所釋放爲不經與若水之言曰先黃老后六經出於掌故臣請問若水國朝掌故載在何典高帝表章六經盡

黜百家之說文皇表章程朱盡黜諸儒之謬故朱季友謗毀程朱文皇大怒特遣行人押季友至原籍杖而火其書李載贄以邪說淆亂六經皇上赫然逮治載贄尋伏天誅此所謂掌故也若水等不聞之乎從來制科功令兢兢以六經爲訓二氏爲防士顯於程式多士之錄忽謂黃老治天下有餘亂天下不足六經亂天下有餘治天下不足若曰嘅末流之弊何以黃老獨原其本若曰譏僞儒之失何以程朱亦肆其

詆士顯豈非古今無忌憚之尤哉若水等以攻士顯爲臣罪然則祖宗以來所以教天下者乃教之以亂天下者與嗟乎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從古已然何怪今日試就二事與諸臣虛平觀之駢僂不辜及於高帝子孫非聖無法及於孔子六經其人正乎邪乎庇之者其人正乎邪乎楚宗及六經之案定則三善士顯之案定三善士顯之案定則若水子顧之案定餘者思過半矣臣四月中書四月客

曹前後所以得罪之故天下人皆知之居鄉行徑匹夫匹婦之口得而言之若水子顧自顧立身謂何寧足定臣之品臣何屑深辨區區杞憂誠不意皇上英斷度越千古坐令太阿之倒持也綱紀之凌替也讒邪之昌熾也媚竊者相率指權勢所輻輳爲公論吁亦舛矣語云國是者衆非之所是也故舉朝自以爲公庶人且有議一時僉以爲是千秋有青史君子以不容徵孤標小人以操戈供罪狀目前囂凌誣詈總

屬飄風驟雨屈指江陵四明以來其翻覆廢興之變大略可睹已臣爲若水等忠告第就四十年前詳攷是非得失之林而熟察其故未有不悚然汗浹者蓋勢去論始定論定公道自明豈以衆寡別是非門戶分邪正哉最可嘆者臺省近所借爲耳目非吞舟漏網之餘孽卽弑父毆兄之大憝忽飛騎而北俄折簡而南廉司理而墨之則墨矣良二千石而錮之則錮矣賢兵使而逐之則逐矣亂賊操斧鉞之權睚眦恣

戈矛之毒蹊徑變幻指視脅惑故臺省之勢日重臺省之體日輕誠各立身局外虚心靜觀從古及今有如此景象而天下可苟幸無事蠅營兔狡者得長有其富貴乎然則小人又何利焉伏願皇上霈發嚴旨公覈名實速檢臣前後二疏與若水等疏面詰主者楚宗覆盆應否昭雪故入問官應否推用先黃老後六經果否出大明會典諸書與該部每科申飭事宜應否矛盾臺省歷年章疏或應言不言或不應言而言互爲叅詳有無情弊部院毋畏毋徇指名分別條奏不知諸臣何詞以誑皇上何說塞天下萬世之口也臣愚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擬辨門戶疏

直陳門戶邪正敬摠平心之論以熄橫議以定國是事方今羣喙啾啾莫如門戶愚以爲攻門戶者正門戶之尤也何也自堯舜以來九官不能與四凶並立三仁不能與飛廉惡來同朝邪正旣分曹薰蕕不共

噐欲去門戶莫若別君子小人君子小人分則物情平物情平則紛囂息未有以姑息調停爲至計坐視小人橫行而反委罪君子如今日者也今日所指門戶曰東林東林者沿宋儒楊時講學之地而更新之者也時之學上接程顥兄弟下傳朱熹顧憲成憤時趣之圓通日流亡忌憚也獨揭性善正宗而發明之其心甚苦又慮建言禁錮諸臣斤斤以氣節自多引之性命悠悠以山水相傲砥以躬修何嘗標榜名高

哉其所以取忌于時者二談玄說妙之士旣苦其平實平實則無可躲閃同流合汙之夫又畏其方嚴方嚴則有所坊表世遂目之曰門戶善哉乎潘之祥之說曰門戶者黨之別名也今之攻東林者自處何地倡議有根總在門戶中耳臣請歷數數十年門戶之變可乎張居正敗而攻江陵者人且目張四維爲門戶四維去而黨江陵者人又以申時行王錫爵爲門戶趙志臯衍申王衣鉢以開沈一貫朱賡守四明衣

鉢以啓李廷機其間徒黨各有門戶此其大較也自
乙未爭丁此呂之察始以孫丕揚沈思孝分南北至
癸卯發妖書之難又以沈鯉沈一貫分南北顧天竣
陰附一貫陽結李騰芳以納欵于郭正域岳和聲從
中簸煽糾紛雜遝而南北混此顧李一門戶也李三
才昌言逐沈一貫旋發王錫爵密揭而邵輔忠錢策
之疏出是攻淮又一門戶也王元翰攘臂驅除而鄭
繼芳之疏出段然意氣過激而劉時俊之疏出其間

合攻淮保淮者紛紛而徐兆魁王紹徽劉國縉喬應
甲出庚戌以前爲崑宣主使者借王圖以悞孫丕揚
以攻淮攻東林辛亥而後爲崑宣報仇者攻王圖以
及孫丕揚株連東林是攻秦與附秦又總一門戶也
丕揚旣去浙黨糾結晉江晉江旣去轉而之齊之楚
齊人奉趙世卿爲盟主倚趙煥爲泰山楚人情顧李
被察借郭正域爲赤幟而總爲浙人用何者妖書而
後浙人負惡名于天下久矣其所交在此所避在彼

所闕在彼所護在此此又一大門戶也大門戶之中
支分縷析年來赤牘徧長安苞苴盈私室授草各有
徒黨白簡時增善價攻吳道南攻朱國禎攻于玉立
攻臣薦攻鮑應鰲者爲韓敬爲湯賓尹爲許弘綱攻
孫瑋者爲熊廷弼攻湯兆京者爲岳和聲金明時之
疏實出和聲數年南北線索和聲陰主之富平朝出
國門和聲夕入徐可求之徒久已定盟無奈和聲熱
中不能須臾忍苦塊是又各一門戶也總歸之浙人

一大門戶中臺省盛氣而構聚族而謀者其人皆不
出臣所指而乃以門戶獨歸東林東林諸臣人人而
程朱臣不敢盡信試使攻東林者捫心平旦就其生
平立脚倚傍何門捫管之時爲誰驅逐是非邪正必
有分矣又徧舉見在諸臣與東林絜長較短立朝居
鄉名行亦必有分矣今之論者曰盡天下而皆吾黨
也盡吾黨而皆不予東林則公論在我夫八百諸侯
不能敵首陽兩餓夫則公論之不以衆寡強弱分明

也江陵時不亦有五鬼二豎乎今赫然稱名鄉何也
論者又曰東林而敢遙執朝政也則東林不受蓋朝
政者天子與天下匹夫匹婦共之者也江陵之悍焉
而不能執四明之鷲焉而不能執顧天峻湯賓尹之
橫焉而不能執趙煥之巧焉而不能執何有于東林
夫使東林果操天下極重之勢則長安諸搢紳何不
舍要津而趣山林而乃操戈秣馬以相攻也曰獨無
奈其清議何耳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假令

置東林諸臣于庶人之列亦必不能箝其口卽能箝
東林之口必不能箝天下匹夫匹婦之口能箝天下
之口能箝萬世之口乎吁爲此慮者勞且拙矣議者
又曰自古國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莫若調而劑之
不必過激以益其爭夫自古以來君子不與小人爭
富貴小人亦不與君子爭名今建言廢棄諸臣考槃
幾三十餘年矣卽山中函丈之地儒者先資之言盡
成謗府是并其虛名而斲之也豈惟人理不容抑亦

天道不許爲今計欲行謂停之說必先分別君子小人分別君子小人請綜覈名實綜名實者一人有一人之生平一事有一事之始末楚獄之罪案不正則國憤不雪科場之會議未結則名器不重正此二大罪浙人之簸弄者無所施巧齊楚之附和者無所容私臺省橫議一朝可息諸家門戶不日可平東林諸臣得于清明之世闡釋程朱正學卽白首丘壑奚憾哉

程